四庫全書

史部

蜀鑑卷八

宋 郭允蹈 撰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崇韜素與董璋善

蜀平崇韜薦為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為多董璋位居下卧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呫囁誰門耶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

琛怒自劒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天成三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為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又

詔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

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祥大懼

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為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劒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

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進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劒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侯弘實會璋攻閬州

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劒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塘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塘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

文通以其衆降於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還奔劍閣非計也　漫天山名在利州

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趨夔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趨

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塘襲劒門克之王弘贄等破劒州退保劒門

石敬塘入大散關王弘贄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劒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劒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劒門　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劒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劒州

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劒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

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劒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指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劒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趨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内指揮使龎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

譟於官軍營後鍠師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劒門徑據劒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趨梓州董公必弃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内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毁劒州運糧東歸劒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木馬寨距劒州十里來蘇近劒門小路也劒門南清彊對與大路合

王弘贄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為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

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石敬塘進屯劍州不利退屯劍門

敬塘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兵于牙城後山李肇王

暉陳于河橋敬塘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

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

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塘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

强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塘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塘還屯劒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塘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表論奏以為蜀可伐明宗頗然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塘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石敬塘以遂閬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塘至利州李彥琦弃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

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將劉澄

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専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内外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都監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

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税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爲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

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

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荆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於漢州榷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

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

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隷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隷西川以鹽直贍寧

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為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畧地至夔

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劒南萬里成都為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

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趨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毛重威李敬塘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

其親兵八十餘人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

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瑋至五侯津趙廷隱追

至赤水　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雞

蹤橋在彌牟鎮五侯津在瀰濛水李膺益州記云昔

有人姓侯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

為五侯水

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于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為東川節度使蜀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

遂有山南洋川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利州張

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昶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

據五代史蜀檮杌亦云

階州刺史王君懐以州降

據通鑑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檮杌於是盡有王衍故地蜀檮杌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之又

通鑑書此殊略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黄牛寨蜀將趙季札遁歸蜀王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趨秦州王景拔黄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　黄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趙原四十里原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于黄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成州

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黄花谷絶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黄花又遣千人趨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黄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

虜戀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勲弃秦州奔還成都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

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三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黄花谷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㯃山南流逕唐倉城下黄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於此栅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栅廢黄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絶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内所獲蜀將士詔曰其四州之民二税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秉世之亂盜有土宇麾汙華風論蜀者羞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僞定蜀地

知祥之據蜀也奕世而后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矣及其末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劒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為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葢士之賢於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為鳳州路都部署劉光

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

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説蜀主遣使并門發兵南下而蜀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彦韜等齎蠟彈帛書遺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入冦彦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醫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侍上問以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笑於是命全斌

等分道進討上出畫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裨將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即平矣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圌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蜀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弃城走史延德入興元追獲之

蜀軍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弃山南退保西縣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裨將崔彦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掠甚衆蜀軍燒絶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彦儔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

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䕫州鎻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泝流至此切勿以舟師争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鎻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屯兵白帝廟西守將高彦儔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

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亦遣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於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彦儔整衆出闘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彦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彦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彦儔歸蜀彦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印授濟反拒其户整衣冠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彦進曰羅川路隘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彦進遣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彦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彦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彦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王昭遠趙崇韜引

兵來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地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劒門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劒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募兵守劒門命太子玄喆為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劒門次益光會議曰劒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蘓蜀人于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劒

門南二十里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劒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劒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弃寨而走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劒門全斌等以鋭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

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劔州昭遠為追騎所獲太子玄喆等皆嬉遊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劔門已破棄軍西還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等入成都

蜀老將石奉頵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廼遣伊審

徼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義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于成都

光義等發夔門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

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用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

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等縱部

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具國史玆

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三君垂五十年

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為四僣竊蜂起豈獨

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平僭偽昶不率先諸

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豊衣美食之不

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江南俘李煜而

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下闕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鑑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鎔

謄錄監生臣施華

蜀鑑卷九

宋 郭允蹈 撰

西南夷本末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細故也漢武帝始置郡縣叛服不常屢見於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氐羌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為階成興鳳等州為蜀之藩籬已別見不著於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為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為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多絶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笮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為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　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

滇池因名且蘭為牂牁國注牂牁繫船杙也後漢注牂牁江中名山也笮關在沅黎郡又云犍為郡治鄨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云鄨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注鄨水過牂牁郡入延江水水經注云東逕沅水出且蘭東逕辰陽南又徑沅陵縣西寰宇記云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夜郎苴蘭縣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郡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

也鄨縣水出符縣今瀘州合江縣即符地南廣今敘州南溪縣亦其地鄨與南廣皆在都江之南也

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僰道詣牂牁江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巴蜀民大驚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近蜀易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悅靈關道漢地理志屬越嶲郡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四向險峻控帶藩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為門邛徠山本名邛筰即邛人筰人之交邛徠關在雅州滎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

曰沙水出嶲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莋入繩

元朔三年罷西夷

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注令自保守且修其城郭

元狩元年愽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張騫自月氐還具言西域諸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

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宜徑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

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嶲昆明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滇池寰宇記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漢為益州郡治蜀漢又改為晉寧郡唐為昆州滇池在晉寧縣隸戎州都督北接嶲州戎州

今敘州也

元鼎六年莒蘭君反平之以為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以

為夜郎王以邛都為越嶲郡

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并殺筰侯冉駹之戎等皆震讋乃置

四郡且蘭夜郎牂柯已見上寰宇記云郡有越水嶲

水皆出深羌界言越嶲者以彰威德也越嶲郡在黎

州徼外唐置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越自嶲以東北

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為沈黎郡今黎州之境是也

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置汶山郡今茂

州諸羌是也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置武都郡今階成興鳳文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通文州元封三年武都氐反分徙酒泉今附見此

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元狩三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昌發巴

蜀人擊勞深靡莫以兵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　漢史夜郎之西有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北接巂州名為巂昆明在敘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柯夷反募吏民發奔命擊破之

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奔

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　廉頭姑繒未詳談指同
並皆漢牂柯郡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辟胡戰士溺死
者千餘人　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立號後為
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鉤町侯
亡波為鉤町王

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　鉤町益州郡縣後為寧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為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兵都白馬氐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羌因慰勞汶山吏反百姓請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

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

按華陽國志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即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虒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陳立為牂柯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

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隂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

中國宜罷郡放弃其民絶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
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絶
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
為牂柯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
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其頭出曉士
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
勞吏士興妻父翁指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復反立
討之威震南裔　鉤町漏卧漢屬牂柯郡後屬興古

郡近朱提在敘州徼外今敘州有陳立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牁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

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

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

莽天鳳三年大發兵擊夜郎蠻不克越巂蠻亦殺其太

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粮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斂而粤嶲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粤嶲任貴殺大尹以城降於述

益州太守文齊牂柯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

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城都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三蜀大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牂柯郡聞光武在河北乃遣使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蜀平徵文齊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之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為越嶲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蠶反詔劉尚討之尚誅任貴與棟蠶等連戰破之

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怜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遣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首邛穀王任貴恐尚定南方已不得自縱因欲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

都遂掩任貴誅之尚虜獲生口馬牛羊甚衆　姑復
楪榆梇棟屬雲南郡連然滇池建伶昆明屬建寧郡
朱提郡在廢曲州今叙州宜賓縣接境建寧郡治味
有郁鄢縣屬叙州宣化縣接境餘見下注華陽國志
云不韋永昌郡治古哀牢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諂越巂太守鄭鴻降封賢栗
等為君長
牢山夷散在溪谷絶域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

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兄弟六人共埋之夜為虎食其尸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恐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輙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人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種人户詣越巂太守求朝貢自是歲來

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傳

首京師

太守翕安漢人政理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

蘇祈叟二百人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

嘉美為立祠堂　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巂郡安

漢今果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愽南哀牢二縣始置

永昌郡

哀牢王柳貌內附戶五萬西南去洛陽七千里割益

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愽南山

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慱南越
蘭津度蘭倉為它人以廣漢鄭純為大守獨尚清廉
毫毛不犯夷漢歌詠帝嘉之古今注曰益州西部都
尉居巂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
雲南也華陽國志慱南山高三十里席蘭倉水也哀
牢在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躶濮身毒
之民治不韋縣寧州治味與朱提相接在今敘州徼
外味音昧

永平十七年白狼夷稱臣奉貢作詩歌誦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奏之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懐逺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户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臣輙譯其詞語謹遣犍為郡掾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是

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白狼在邛筰之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零高坂即靈關道也寰宇紀並在雅州蘆山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兵反昆明夷等擊破於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巂太守王尋奔楪榆帝

發越巂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疋封為破虜傍邑侯　楪榆後屬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為益州太守始興學校於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尹珍者遠從許叔重受五經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和帝永元六年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象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重譯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並附哀牢夷

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繒等内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筰都夷傳　旄

牛今黎州通望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蠶陵城殺縣令

蠶陵冀州令茂州界

元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舉國內附

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舉土

內屬安帝增令田爵為奉通邑君　毦結毛為飾也

音餌

元初三年越嶲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户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内屬

元初四年越嶲夷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嶲夷詔益州刺史張喬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

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先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来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象天子以張翕有遺愛拜其子湍為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撣國王再遣使入貢

撣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由調為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關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旄牛屬今黎州零關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

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為患夷朐忍等射之號曰板楯蠻

延熹二年蜀都三襄夷冦蠶陵

蠶陵在唐翼州衛山翼水兩縣古松州悉州之間與

茂接境近西羌

延熹四年犍為屬國夷冦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詔以李顒為

益州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凉勁兵討之
不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
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
與刺史龎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夷
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毅初到郡米斛萬
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獻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為庲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為朱提太守庲降都督輕財

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為庲降都督

鄧方卒昭烈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用恢為都督治平夷縣　寰宇記云平夷即興古郡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味音昧故庲降都督屯也味在唐為郎州與朱提相接今在敘州徼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益州郡耆帥雍闓聞昭烈崩隕殺太守正昂以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麄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遂用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

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賓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

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更步古人不能追鄙土
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共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
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誼臣無越境
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
陳所懷闓不聽都護李嚴與闓書諭闓荅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
不知所歸也其悖謾如此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
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

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闓遂平四郡

亮率衆南征參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窺吾勢内虚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

已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高定自汎于定莋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秖如此即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

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亮自漢陽還亮又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

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廵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為誓碑云碑若仆蠻為漢奴蠻人至今以石搘之　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岸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廬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十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五月以後行

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間若水出焉水沿流間關蜀土大度水徼外至莋與若大水合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徑邛都縣入若水涐水又逕越巂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北至犍為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於江若水瀘水涐水孫水大度水淹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為一津更無别川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巂州會川縣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

論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酈道元之說在始昌不韋縣樂史之說在嶲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說是也蓋孫水若水繩水皆出于西北徼外而合於邛筰之間其山即盧峯故唐吐蕃嘗屯三瀘水謂之三瀘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瀘則由越嶲入益州也益州即滇池連然雲南等縣矣不韋縣在永昌郡又益州之極西南三瀘自越嶲入朱提諸史所言皆然經益州界則有之若謂之逕不韋縣又謂盧峯在不韋

則誤矣樂史又以堡夆為盧則擇焉不精矣渡瀘細事爾然非參稽舊史則未易知也

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永昌置雲南郡牂柯置興古郡以李恢為建寧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丞相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用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以馬忠為牂牁太守　建寧郡

治味縣郁鄢屬焉今敘州宜賓界也雲南即古滇王國唐為姚州治弄棟川即漢弄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在此地也興古郡即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升麻等地郎州又接曲樂州即朱提縣朱提又接今敘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忠為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檄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

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延熈三年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越巂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為太守以討降其君長誅戮蘇定莋諸豪酋繕治城郭蠻夷致力定莋臺登卑音班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

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遣將軍姜維討平之

寰宇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德七年白狗

羌降附於姜維故城置維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分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之交

州永昌合四郡為寧州太康三年又廢寧州入益州

立南夷校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為校尉持節統兵

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夷事惠帝太安二
年復置寧州分建寧以西七縣别立益州郡
光熙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毅卒
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强盛州兵屢
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
援路絶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矜
卹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屍為
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

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奬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輙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四年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釗為朱提太守至南廣時寧州内逼於李雄外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

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昔為亂首圖計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　莊王墓即莊蹻墓也是威王遣莊蹻伐夜郎遂王滇池滇王其後也南廣朱提漢屬犍為郡在今敘州徼外

懸帝建興四年夷王冲歸朱提雷炤建寧爨量降於李雄遣李驤破越巂李雄伐寧州王遜破之

犍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

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
易梁水太守董慬保興古槃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
越嶲攻臺登縣遜使督護雲南姚嶽距驤於螗蜋縣
違遜指授驤軍大敗嶽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
人　螗蜋朱提屬邑今敘州徼外有螗蜋山瀘水馬
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羅恒戰於臺
登兵敗術死

臺登屬巂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奉降於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里為前鋒拔之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惟牂柯謝恕不為壽用遂保郡獨為晉官壽復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鎮南中

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縱獠於蜀

事已見上蜀上無獠始從山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

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自此蜀之藩籬蕩然南夷之事不可推訪矣惟蜀獠為患至唐末猶見之史要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巂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恪將兵平越巂因置郡　李膺益州記云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間之公私路絶無可推訪後魏廢帝二年始更招携民漸墾殖因僑立蒙山郡十道志云魏晉

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叛乍服後周武帝征越嶲又開其地因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嚴州為西寧州　蒙山郡今雅州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初王謙反於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州酋師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户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

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畧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萬歲帥衆擊之人自蜻蛉州至於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隂有二心賂萬歲以金

寳萬歲於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欲誅萬歲翫懼入朝文帝誅之　紀功碑在拓東城西瀰河在南詔所都城下即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即滇池也

以梁毗為西寧州刺史

毗為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汝等以相滅不可勝數比今將此来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九

蜀鑑卷十

宋 郭允蹈 撰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為唐深患其憂不特以蜀也天寶初分天下為十道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軍屯十二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達為昆州刺史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没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子弘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塟益州刺史叚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　曲州即漢朱提郡升麻在漢建寧郡唐為郎州靖州在曲州之

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内附

昆彌即漢之昆明也以西瀰河為境即葉榆河也巂州治中吉弘緯通南寧至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柯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内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瀰河周歷數千里蠻夷

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蠻夷悦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悦命仁壽徙鎮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貞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强來朝詔以東謝為應州南謝為莊州隷黔州都督牂柯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為牂州中書侍郎顔師古因是上言

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為王會篇今蠻夷入
朝如元深寇服不同可寫為王會圖詔可
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尚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數
十姓趙楊李董為鉅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
郛文字頗知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
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為歳首巂州大都督
劉伯英上䟽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

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户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餘衆感悦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朗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巂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還大首領楊同外楊敛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擊西爨蠻開蜻蛉弄棟為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於是内屬以其地為

傍望覽氏求五州隸朗州都督泉蠻地與蜻蛉弄棟

接亦隸朗州

高宗永徽二年朗州道揔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秃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

饑凍死亡畧盡孝祖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蜻

蛉弄棟為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

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黄瓜葉榆西

洱河相接人衆殷寔多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

随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嶲州道揔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

於斜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瀰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内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郎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

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爲姚州摠管將兵討叛蠻昆明蠻

內附

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原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南募兵於茂

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

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瀰諸蠻皆降於

吐蕃吐蕃盡得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鄰天竺諸夷之盛莫與為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為雅州邊羌自國初巳來未嘗為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為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

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徒僥倖之路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為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

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

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

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

蜀為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内附

天授中遣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至是永昌

蠻帥部落二十餘萬户内附

聖歴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絶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於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来䟽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為姚嶲道討擊使虜以鐵絙居登切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嶲蠻反攻御史李知古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嶲路絶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立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拜舊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巂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劒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粮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

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粮仗軍資皆棄之貶昱為高要尉而死　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别種也夷語王為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切咩彌嗟切城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

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城距龍尾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為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之劒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

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
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為
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鮮於仲通討
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於仲通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
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

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忿怨發兵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閤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閤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載劒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巂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

驃國皆降之　尋傳與驃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陜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劒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歷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

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歷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掠邛徠關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

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垻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殞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棄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閣羅鳳陷巂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閣羅鳳

愛重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囘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囘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内附韋臯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臯先作邊將書以喻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驃旁苴等入

見且獻黄金丹砂金示順華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臯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内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洗載書於西瀰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臯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内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

遣雲南王使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會川屬巂州即盧峯關清溪關亦在巂州

貞元五年韋臯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巂州

巂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苴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至苴那時乞兵於韋臯以攻吐蕃

臯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清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栅道進逼臺登城吐蕃追壁西貢川據高為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䲭城二節度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盡復巂州之境苴夢衝內附

吐蕃斷南詔使路臯以兵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莽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韋臯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入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

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若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
一日思為唐臣也其後韋皐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
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
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
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
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
宗所賜器物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
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強然後不名患於藩籬之外矣

韋臯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

南屬海比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皋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皋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近巂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巂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巂州韋皋與異牟尋發兵

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臯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勑韋臯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臯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於雅州轉戰千里拔城七遂圍維州及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臯屯重兵於嶲州扼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襲南詔
以八萬人圍嶲州臯命部將武免等屯嶲州約南詔
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貢川分二軍攻雲南
一軍自諾濟城攻嶲州異牟尋先欲攻東蠻臯報嶲
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
蠻庸敢懷貳乎免接兵嶲州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
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遣間誘瀕瀘諸蠻復
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

杜毗等夜絶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於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嶲州悉未艾也

文宗大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閤勸立尋閤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為弄棟王嵯顛所殺嵯顛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為鄉導襲嶲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顛

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

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

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顛自爲

軍殿及大度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别鄉國衆

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嵯顛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

恤軍士軍士競爲鄉導祈誅虐帥倘誅之不遂無以

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

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

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為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

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
甸旰食累朝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
鋭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
到西蜀外揚國威内葺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
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振攝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其
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
鎮兵坐守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
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

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詬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魄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其後大忠初杜悰復取維州　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

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

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矣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

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掐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卬徠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

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壯兵皆歸本道惟河中

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壯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向者蠻寇已逼元頴始捕市人為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壯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頴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説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

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閑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

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壯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令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

數南詔豐祐慹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嶲州

杜宗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絶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没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為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

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

為理所朝廷從之以師望為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

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

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

邛距成都纔六百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
朝廷徵師望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
寇未至而定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
入嶲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
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
雪坡奄至沐源川竇滂遣將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
沒十二月蠻詐為我敗卒至江岸呼船以濟衆乃覺
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凌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

大集於淩雲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遁再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節度使盧耽名彭州刺史吴行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至眉州耽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懐

進軍新津盧躭遣使告急於朝以紓一朝之患朝廷命吏詳為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㴱雙流遣人負絲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聽以居驃信蠻謂君王詞援軍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以分其責每款留官軍不使遽為驃信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躭遣王晝至漢州

進二月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鈎鎟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斂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顔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令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以顔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蠻分兵拒之慶復

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詰支詳請和亦依違荅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仙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臨黎州入邛徠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度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合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臨黎州入邛

徠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為守備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鄜坊等兵並乞勒還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栅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

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浴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先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　沐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巂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

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酗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督爽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嚅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辯詔

諭解之鄭畋盧擕共議擕欲和親畋不可擕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

初南詔臨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彦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彦曾以軍帑空虚發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彦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

推糧料判官龎勛爲主朝廷討之數平乃定黄巢於是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邊塞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盖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强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龎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蠱

其内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内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内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内而揺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固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讋之漢之官吏足以厭服之至於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

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藉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於今能使之𢙣魄喪膽北向厥角不幸而為永嘉李氏竊據縱猱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患於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蠢爾小醜遽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南詔之患與吐蕃迴紇等惟我藝祖遠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

壹是皆以砥礪廉隅爲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

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蜀鑑卷十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伊川易傳

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内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白雲郭氏易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周紀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吴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盖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

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

嘉熙丁酉重五日丈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扼塞戶

口多少强弱處乃用以相漢葢信周官訓方刑方等官之設其意為有在矣余向師江陵鄭湛溪仕蜀而出遂為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自通列出鎮長沙名希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即世亦幾廿年矣嗟乎揚雄既没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為經理恢拓者之助乎

淳祐五年八月十二日古鄮别闕